

从蕾丝到花边——抽纱艺术的西风东渐

范英豪，金奕含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DOI:10.61369/HASS.2025090039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西方蕾丝（Lace）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织绣传统相融合，演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抽纱”或“花边”艺术的百年历程。论文首先追溯了西方蕾丝的起源、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继而考察其传入中国后，在潮汕、江浙、山东等地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区，并促成本土化工艺体系的建立。文章深入比较了西方蕾丝与中国抽纱在技术、材料、纹样与文化内涵上的异同，指出了“蕾丝”的洋气与“花边”的本土气息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适应与再创造。面对机械化生产和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本文分析了抽纱手工艺所面临的传承困境，并以“沙洲花边”的当代实践为例，探讨了通过文创开发、产学研合作以及结合人工智能（AIGC）等数字化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为未来资源的创新路径，旨在揭示传统手工艺在跨文化交流与技术变革中动态演进的多种可能。

关键词：抽纱；蕾丝；西风东渐；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

From Lace to Embroidery with Cut-out Work — the Spread of Drawnwork Art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Fan Yinghao, Jin Yihan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Abstract :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entury-long evolution of Western lace, which,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merged with local embroidery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ed into the unique Chinese art form known as "drawnwork" or "embroidery with cut-out work." The paper first trac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Western lace, and then examines how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ive industrial zones in Chaoshan,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dong, fost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calized craft system. The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lace and Chinese drawnwork in terms of techniques, materials, pattern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highlighting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recreation embodied i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foreign aura of "lace" and the local flavor of "embroidery with cut-out work." Fac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mechanized production and modern lifesty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itance dilemmas faced by drawnwork handicrafts. Taking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Shazhou Embroidery with Cut-out Work"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revitaliz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future resources through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The aim is to reveal the diverse possibilities for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mi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Keywords : drawnwork; lace; spread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innovation

蕾丝是英语 Lace 的音译词，也可译为花边。但在中文语境中“蕾丝”与“花边”仍然有显著的语用区别，蕾丝的精致洋气和花边的本土气息揭示了一种外来技艺“抽纱”在中国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蕾丝的历史

品。作为艺术品的花边大都由针织花边与线轴编织花边组成。”

《英汉百科知识词典》“Lace 花边”条目：“由绕环、编结、绞织或双股线织成的装饰性网状镂空织物。常用棉、丝和金属丝线，或羊毛和各种兽毛做成。用来装饰衣、裙、衾、枕等生活用

蕾丝 Lace 原意是编织的绳索，后来只要由纱或线制成，有镂空花纹、网状结构的纺织品，一般都可被称为蕾丝。15世纪初，比利时和意大利就出现了蕾丝编织的记录。关于蕾丝起源的说法大概有三种^[1]：

1. 海边渔民编织渔网以满足生存需求。西方蕾丝最初的产生一定是基于生活直接目的，这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蕾丝中的方网眼花边，从结构上来说，应由打结的渔网演变而来。

2. 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需求。学术界有人认为，蕾丝诞生于14世纪修道院的修女手中。她们从原有的编织刺绣等手工劳动中，发明了蕾丝编织法，一方面出售蕾丝和教习编织来谋生，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奉献，在蕾丝编织过程中寄托着她们的宗教情感，是一种修行方式，而教堂花窗上的图案也成为她们的灵感来源之一，运用于蕾丝的纹样中。

3. 基于闲暇消遣需求，多数学者认为其诞生于尼德兰南部弗兰德斯（今分属法国与比利时）的贵族妇女群体。弗兰德斯自11世纪起便是欧洲纺织业富庶之地，贵族掌控手工纺织作坊，使贵族妇女得以接触纺织原理，并在闲暇中探索新型编织技术，14世纪早期该地区已出现蕾丝雏形，成为贵族妇女的消遣方式。

尽管蕾丝起源尚存争议，但16–18世纪已在欧洲走向繁荣，成为权贵服饰的标志性装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成为欧洲蕾丝产业核心，威尼斯“点蕾丝”（Punto in Aria）以针线空织成型，多用于衣物边缘装饰；17世纪巴洛克时期，蕾丝工艺愈发繁复精细，法国阿朗松地区与比利时成为重要生产中心；18世纪洛可可时期，蕾丝艺术达至巅峰，装饰范围拓展至服装、家具及宗教仪式用品，设计风格精致华丽，契合洛可可艺术的优雅特质。

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蕾丝生产机械化，产量提升与成本降低使其脱离贵族专属属性，普及至大众阶层，英国诺丁汉成为欧洲蕾丝制造新中心。二战后，机械化蕾丝广泛应用于时尚、家居、婚纱礼服及艺术创作领域，而布鲁塞尔蕾丝等复杂手工技艺因无法被机器替代，成为欧洲珍贵的文化遗产。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油画《花边少女》（藏于法国卢浮宫），便直观呈现了当时蕾丝编织的场景。



（鲁本斯《玛丽·德·美第奇的一生》局部；维米尔《花边少女》）

二、蕾丝传入中国的概况

蕾丝于清代传入中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宫中进单》中“金丝花边”的记载，为其早期传入的重要佐证，推测应为金属蕾丝或金线制品^[2]。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规模

涌入，中国东部沿海作为中西交流前沿，成为蕾丝技艺传入与产业化的核心区域，推动蕾丝本土化进程，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抽纱艺术。由此蕾丝本土化，即抽纱工艺的中国化伊始，促成了近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抽纱艺术的兴起、繁荣、衰落与重构。

20世纪，蕾丝工艺与中国各地织绣传统深度融合，形成四大产区并衍生出地域性名称，潮汕地区称抽纱、抽通等，江浙山东地区称万缕丝、花边等，北京传统刺绣工艺挑补花，亦吸纳了部分蕾丝技艺^[3]。

潮汕抽纱始于1886年，据《潮州府志》载“抽纱业始于清末”，由驻汕头外籍人士家属传入后，绣工将抽通技艺与唐代潮绣相融合，形成本土特色工艺^[4]。江浙抽纱起源于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为中心传入蕾丝工艺，后辐射江浙地区，与当地传统刺绣结合，于20世纪初成为重要产区，常熟花边、萧山花边为其代表。

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典汇编

女校手工科附授花边抽丝二项
教育部训令 1918年9月13日

据天津女子工艺传习所呈，为女子手工实业成效昭著，请先就京中女师院校内附授花边抽丝二项课目，并通令各省一律仿办等情。到部查手工一科，原为应地方之需要以资国民之生计，该董事所陈花边抽丝二项，销路既广，运费亦省，拟请各女校内列为附授课目，事属可行。现北京女子师范于上二项早经授课，各省区女校亦可斟酌情形择要仿办，仰即转饬各校遵照。

（《教育法规汇编》，教育部编，1919年5月）

山东抽纱的兴起与19世纪末西方传教活动相关，蕾丝技艺传入胶东半岛后与鲁绣融合，烟台抽纱早期仿比利时、法国蕾丝风格，经仁德洋行引入欧洲原料与工艺，形成手绣、抽丝、编结三大类丰富品类。20世纪初的烟台抽纱主要仿照比利时、法国的蕾丝，仁德洋行将欧洲棉纱、棒槌花边、网形花边（网扣）、梭子花边、手拿花边、棉麻布抽纱等材料工艺引进烟台^[5]。北京抽纱由传教士于20世纪初引入，与本地刺绣结合形成花边、抽丝工艺，其挑补绣因融入蕾丝技艺，于20世纪中叶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至20世纪80年代，四大产区工艺特征趋于鲜明：潮汕以抽纱与刺绣结合为核心，江浙侧重针绣与钩编融合，山东品类多元且编抽绣兼具，北京以挑补花为主，蕾丝属性多被传统刺绣整合。

产区	原材料	生产流程	工艺特征	艺术特征	应用范围
潮汕	加纱布、苎麻布、棉布、竹法丝布、玻璃纱布；纱线多用棉线	前中后期三大环节，共38道工序	结合潮汕刺绣技艺，240多种针法	白色为主，图案以花卉为主，中西风格结合	生活日用品、服饰品类和艺术品类
上海江浙	江苏常熟：漂布、藤布、亚麻布等棉制品；绣线色彩淡雅。 浙江萧山：纯棉线或棉、麻、丝、化纤等布料加工而成	江苏常熟：图案刺孔、印制、配线、绣制、剪底布和烫整理。 浙江萧山：四道生产工序，20多个生产环节	江苏常熟：手捏雕绣，结合传统刺绣法。 浙江萧山：多种针法，注重凹凸质感	米白、淡蓝等清新优雅的色彩，不同的针法和编织技巧的结合，注重装饰性、层次感和立体性	江苏常熟：台布、盘垫、床上用品、揩巾等日用品。 浙江萧山：杯盘垫、拎包、工艺伞、床罩、被套、窗帘等

产区	原材料	生产流程	工艺特征	艺术特征	应用范围
山东	棉、麻、丝等纱线为原料	手绣类、抽丝类和编结类三大类，工艺品种丰富	工艺品种多样，手绣、手编是刺绣和花边工艺中的精华，具有山东地区本土特征	白色、米色等淡雅色彩为主，编织类色彩较亮，注重镂空感和层次感	装饰、传统台布、枕被套、窗帘、玩具、包袋、鞋类用品和服饰用品
北京	棉布、藤布、玻璃纱、生丝、化纤、特制凤尾纱等	图稿设计、样板刷配、下料、细分材料、绣工加工、回收检验和洗烫整烫	挑花和补花著称，结合中国传统刺绣与西方绣类花边	色彩丰富，构图严谨，题材多样，工艺精湛	室内装饰、厨房用品、餐厅用品、起居室用品、卧室用品和服饰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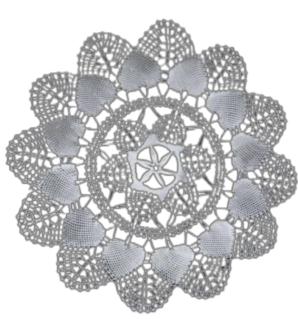
(图1潮汕抽纱台布《双凤朝牡丹》获得“德国慕尼黑第32届国际博览会”金奖)



(图2常熟花边，又称雕绣)



(图3萧山花边，又称万缕丝)



(图4烟台棒槌花边)

特点	西方蕾丝	抽纱
技术特点		
制作方法	手工编织或机器制造	抽去织物经纬线，结合刺绣、编织
使用材料	棉线、亚麻线、丝线	棉线为主，多种布料
工艺重点	立体感和通透性	层次感和立体感
风格和图案		
图案风格	复杂，宗教、神话、自然、几何	简洁，花卉、鸟兽、吉祥图案
文化影响	欧洲文化，追求细腻、华丽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清新、含蓄
应用领域		
主要用途	婚纱、晚礼服、内衣、家居装饰	服饰、家居装饰、手工艺品
应用地域	欧洲及全球	中国及海外华人地区
文化意义		
象征意义	浪漫、优雅、女性美	传统文化、审美观念
文化地位	欧洲传统手工艺代表	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体现

针绣蕾丝是指以面料为底绣制出花边，绣好之后再将其余部分的面料剪掉，形成镂空的效果。随着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改善，蕾丝种类也不断地丰富。棒槌编织蕾丝、梭编蕾丝

勾编蕾丝、针绣蕾丝、凸纹蕾丝等类型，在西方蕾丝发展成熟之后，也一并传入中国，并在工艺的相互整合中，出现了花边、抽纱（抽丝）、蕾丝和抽绣等相互关联的多个概念：

类别	定义	特点	应用领域
花边 (Lace)	以精细的线材通过手工或机器编织而成的装饰性纺织品，具有镂空和装饰性特点。	具有复杂的图案和精美的工艺，可以独立使用或作为服装和家居饰品的装饰。	广泛用于婚纱、晚礼服、内衣、家居装饰等。
抽纱 (DrawnWork)	将织物中的经纬线抽去，再通过刺绣、编织等手法形成具有特定图案和装饰效果的工艺。	可以形成具有立体感和透视效果的装饰图案。	常用于制作台布、衣物装饰、手帕等日用品。
蕾丝 (Crochet Lace)	通过钩针或梭子等工具，将线材编织成具有镂空效果的装饰性纺织品。	线圈结构明显，图案多样，质地轻柔。	常用于服装边缘装饰、窗帘、婚纱等。
抽绣 (Embroidery)	在已有织物基础上，通过绣针将线材穿刺并形成图案的装饰手法。	可以增加织物的装饰性和艺术性，图案可以非常精细复杂。	广泛应用于服装、鞋帽、箱包、艺术品等。

从工艺特征来看，花边、蕾丝侧重编织与钩编技艺，抽纱聚焦经纬线抽去后的处理，抽绣以织物穿刺刺绣为核心；结构上蕾丝、抽纱镂空效果显著，花边、抽绣更重图案装饰性；材料选用

三、从蕾丝到花边的抽纱工艺

四大抽纱产区虽形成区域特色，但从时间维度可划分为舶来品时期、来料来样加工外销时期、自主研发外销时期、衰落与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前两期可视为西方蕾丝的延伸，后两期与中国抽纱工艺研究相关性较强且更具研究价值——20世纪70年代后，依托早期技艺积累，中国抽纱无论外销还是自销均形成鲜明本土特色。

如前文所述，山东与江浙沪产区的抽纱多称“花边”，与暗含西方“洋气”的“蕾丝”不同，“花边”承载本土文化语境。需明确的是，本文研究对象为受欧洲蕾丝影响形成的新式花边，区别于中国传统“花绦”“绦子”类旧式花边。西式蕾丝主要分为编织类（无线料支撑，以线扭绞编结形成镂空）与针绣类（以面料为底绣制后剪去余料形成镂空），发展成熟后，棒槌编织、梭编等各类蕾丝技艺传入中国，与本土工艺整合衍生出花边、抽纱、抽绣等关联概念。

特点	西方蕾丝	抽纱
起源和历史		
起源地	欧洲（意大利、法国、比利时）	中国（19世纪后期引入）
起源时间	16世纪	19世纪后期
初始用途	贵族和皇室的专属装饰品	结合中国刺绣技艺，形成中国特色

上，蕾丝、抽纱多采用棉线、亚麻线等，抽绣线材更为多元。参考轻工业部产业分类，本文将欧洲蕾丝技法与中国本土织绣传统融合形成的镂空手工编织绣，定义为广义“抽纱”。其呈现材质多元、技艺丰富、纹样中西兼容、日用与观赏兼具的特质，既承载手工艺的精细价值，又见证跨文化审美变迁，为现代创新设计提供了丰富滋养。

四、抽纱的困境与机遇

蕾丝及传入中国后衍生的花边、抽纱、抽绣、挑补花等传统手工艺，在机械化生产普及后遭遇共性困境。现代纺织工业的规模化、高效化生产，使传统手工艺品在价格与产量上失去竞争优势，且手工生产成本偏高导致经济效益不足；“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受现代社会节奏冲击，年轻人对需长期训练、劳动强度大的技艺参与意愿低迷；消费者审美与消费习惯向快速时尚、实用型倾斜，而传统手工艺品在设计功能创新上滞后，难以契合现代市场需求，部分技艺因缺乏充足政策支持逐渐边缘化，甚至面临失传风险。

为破解上述困境，需从多元维度探索发展路径：一方面强化技艺教育传承、推动产品创新设计、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争取政策保障，并借助文化旅游提升公众认知；另一方面依托现代科技拓展发展空间，抽纱可在高端时尚、家居装饰、艺术品收藏等传统领域深耕，同时开拓旅游纪念品、个人定制、舞台影视道具等新应用场景，还可跨界教育、品牌联名、公共艺术等领域探索创新。技术层面可引入新型纤维材料，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优化生产流程，通过自动化设备承接重复性工序；更可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技艺与图案的精准存储传承，利用3D扫描与打印技术达成图案模块化、结构数字化，实现快速原型制作与个性化定制，进而在虚拟时尚、VR/AR互动教育、虚拟电商等领域构建新型应用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抽纱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路径。借助数字化技术可精准复制、存储抽纱的传统设计与图案，助力技艺传承；通过3D扫描与打印技术实现图案模块化、结构数字化，能够高效完成快速原型制作与个性化定制。此类创新应用可覆盖虚拟时尚、教育、虚拟电子商务等领域，尤其是在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互动场景中，可构建沉浸式学习与消费体验。

五、沙洲花边的启示

沙洲花边溯源至常熟花边，而常熟花边的技艺源头可追溯至上海。据赵如珩《江苏省鉴》记载，“清光绪末叶，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西人传教该地教民之妇孺，是为我国花边业之嚆矢”^[1]。1917年，常熟妇女季根仙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习得该技艺并传入江苏，奠定常熟花边发展基础。建国后设常熟花边经理部，花边成为当地主要出口换汇商品，改革开放初期达至生产高峰。70年代，知青夏小斌在常阴沙农场创办沙洲花边经理部，其工艺源于

常熟花边却形成独特风格。

沙洲花边源于常熟花边，但也在生产工艺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作为一种针结花边，是一种完全脱离布面的手工编结工艺。它采用勾针与棒针为主要工具，使用棉、麻、丝、化纤等原料的专用编结线为原料，以桌布、盘垫、沙发巾、床上用品、室内软装饰及各种服饰装饰件为载体，用勾针起头，捧针展开，勾针收边及连缀，按图案设计要求，采用不结、收、放工艺的编结织物，形成镂空，利用镂空产生疏密度的对比，产生视觉上的艺术美感。在常熟捏绣的抽、拉、雕、扣、包、游等传统工艺上，沙洲花边用锁扣等工艺针法将做好的针结花边镶嵌、镶拼、镶边的方式，运用到各种工艺制品上，使之更有层次对比，疏密组合的艺术魅力。沙洲花边工艺有二个组成部分，一是首创的手工编织的针结花边工艺。二是在常熟传统花边工艺上将针结花边镶嵌、镶拼、镶边工艺制品。手工编织及手绣与编织相结合工艺，成为沙洲花边工艺的新特色。

1.爱尔兰钩针花边以三维立体纹样为典型特征，19世纪中期兴起于爱尔兰，最初为模仿威尼斯花边（万缕丝）的工艺形式，后经女修道院推广得以普及，20世纪初受机械化生产冲击式微，近年逐步复苏。中国沙洲花边的发展轨迹与之存在相似性：为简化抽纱刺绣的繁复工序，其以钩针、棒针替代绣花针作为核心工具，借鉴了爱尔兰钩针“基础绳编独立图案、镂空基底连接成型”^[2]的工艺逻辑。这种工具与技法的革新，既是西方手工艺的本土化引进，也遵循了手工艺简化高效的发展规律，构成其与常熟花边的核心差异。

2.以文创的形式再次进入生活以钩针和棒针为主要工具的沙洲花边，当纱线被更细的材质替代时，便产生了比蕾丝更精微、更立体的微钩；当纱线被绒线和毛线替代时，便形成了目前的手工钩编文创热潮——不管是日用品中的创意纺织，还是人体装饰物的头花、胸针、或是空间装饰物的立体盆栽、花束，以及源于各种潮玩动漫的IP形象，都使这种手工技艺变得生气勃勃。

3.当代艺术潮流下的观念化呈现当前的抽纱工艺，潮汕抽纱、萧山花边、常熟花边、烟台的棒槌花边、梭子花边等都进入了各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边这种在中西交流中产生的工艺新传统，也在进入当下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记忆的流失。张家港美术馆探讨了一种以群众性参与、艺术家主导的过程性艺术形态“未来非遗”，将沙洲花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在地的意义挖掘。2023年10月，张家港美术馆以《启航：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回声》和《未来非遗：公共民俗学中的社会参与》对沙洲花边进行了学术性、艺术性和群众性的探讨。

4.与高校合作的学术性研究在非遗办的牵头下，高校对非遗传承单位的设计帮扶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但的确也做不到雨露均沾。在教学与科研两个方面，2023年，原沙洲花边经理部设计室主任、沙洲花边创始人夏小斌老先生将所积累的资料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共享。艺术学院教师带领同学对资料进行的整理，以及在夏小斌夫妇指导下的手工编织校外研学，都在使一门非遗技艺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技艺价值向年轻化、国际化方向传承。

同时，以沙洲花边为个案研究的江南抽纱刺绣的项目也得到了苏州大学人文社科处的支持。本科生小组的《人工智能图景下江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创新——以沙洲花边为例》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立项，中期检查与结项优秀。他们除了校外的研究，还开通微信公众号、能与线下市集、开发智能手机 APP “VAIL” ——V 代表 Venus&Virtual, A 代表 Art&Artificial, I 代表 Intelligence&Innovation,L 代表 Lace&Legacy、Learning&Link。另外，发表论文《AIGC 赋能江南非遗沙洲花边色彩创新与发展机制》于《色彩》2024 年第二期。英文论文《The Logic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pplications in Aesthetic Education—Including a Discussion on New Digital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Future Scenarios》投递于第十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ICHSSR2024) 并被收录。

六、结语

世界上与纤维相关，用于服饰的纺织物，大概都有一个从编到织再到绣的发展过程。中国是丝绸古国，在久远的桑蚕经济中，抽丝剥茧，以丝织成各种丝绸，并以丝线在丝绸上施以光彩夺目的刺绣。编，大多作为服饰配件而存在，如中国结的大类——络

子、组佩的“组”、排须花边等。但源于海洋文明的西方织绣传统，却产生了编、织和绣共存于一种载体——蕾丝。丝绸之路既有古代西域陆路上由东向西的驼铃声声，也有近代以来伴随文化屈辱、由海上而来的蕾丝工艺，这是文明交流的历史与历程。传统，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就像中国的织绣，在层层累聚的根基上，即使面对蕾丝这样的外来物种，我们也有力量将之转变成一种新的传统，成为中国抽纱，成为花边，成为新的挑补花。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仍在不断面临着新的困境。就像手工蕾丝在工业化生产后的没落，中国的花边也进入了机器生产时代，还必将进入数字化时代和虚拟化时代。如何从技艺上、文化上将其从遗产变成未来的资源，或许，它们本身的历史就是未来的启迪。

参考文献

- [1]王晓婷,袁宣萍.罗与蕾丝的发展与审美特征比较分析[J].丝绸,2017,54(04): 65–72.
- [2]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J].清史研究,2009,75(03): 95–106.
- [3]刘燕妮,戴薇薇.中国四大抽纱的传统手工艺特征及结构比较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3,3(09): 120–123.
- [4]蔡香玉.近代潮汕教会与抽纱业的兴起[J].宗教学研究,2015(4): 225–237.
- [5]倪建新,孔凡栋.烟台蓬莱梭子花边的起源与沿革[J].山东纺织科技,2020,61(02): 50–53.
- [6]赵如珩,编.江苏省鉴[M].中国:新中国建设学会,1935.
- [7]de Dillmont, Thérèse (Ed.). Masterpieces of Irish Crochet Lace: Techniques, Patterns, Instruction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6.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Irish Crochet Lace. Mulhouse, France: D.M.C. Library, ca. 1900.)